

浪漫之爱 与 社会

Romantic Love And Society

(韩) 郑梨贤 著
王艳丽 金勇 译

民族出版社

阴谋、欺骗、伪善……对^{所谓}“恶女”的另类解读
韩国文学人气女作家郑梨贤
《伪装》与《伪装》叙写不一样的女性文学

浪漫之爱 与 社会

(韩) 郑梨贤 著
王艳丽 金勇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之爱与社会 / (韩) 郑梨贤著; 王艳丽, 金勇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12

书名原文: Romantic love and society

ISBN 978-7-105-13671-1

I. ①浪… II. ①郑… ②王… ③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9586号

Copyright © 2003 by Jung, Yi-hyu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This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14-8481号

The WOR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LTI Korea).

责任编辑: 南海仙 责任校对: 许英姬 封面设计: 李峰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数: 132千字

印 张: 7.875

定 价: 24.00元

ISBN 978-7-105-13671-1/I·2604 (朝282)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朝文室电话: 5813053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浪漫之爱与社会 1

后备箱 31

少女时代 59

纯洁 95

木槿花 119

家庭情感剧 145

新式厨房 173

20世纪摩登女郎

——新金妍实传 199

作品解读: 她们的伪装术, 罗曼史的政治学

——新的女性语法及危险的挑衅 231

后 记 245

浪漫之爱 与社会

浪漫之爱与社会*

苦尽甘来

我从不穿蕾丝内裤。

松紧因不复弹性而变得松松垮垮，色彩因日久褪色而显得污黄陈旧，我的纯棉内裤是我最后的堡垒。

相字的嘴唇轻触我耳边的肌肤，缓缓呵出的气息刚好让我感到轻痒，“轻重缓急”仿若经过周密计算。这家伙！调情手腕委实非同一般。视线越过压住我上身的男人肩膀，墙上60英寸的宽银幕里，布拉德·皮特正在拔出手枪。盯着皮特裹

* 与此同名的作品有杰奎琳·莎丝比 (J.Sarsby) 的小说 *Romantic Love & Society* (《浪漫之爱与社会》，朴赞吉译，民音出版社，1989)，不过，我们的“她”是否读过此作品，这一点无从知晓。

在李维斯牛仔裤里的臀部，我在揣度及时撤身的最佳时机。他的手指只是轻轻抚摸我的大腿，并不急于去探索内裤边缘。手法的确高明，看来仍需镇静，我要静观其变。

与男人的约会大抵如此，今天也是一样。在BENNIGAN'S西餐厅吃了色拉和意大利面，喝完咖啡，就没有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了。相宇提议“不如我们去录像厅吧”的时候，我只是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其实我也知道，除此之外并无更好的选择。开始时他还老老实实在地看录像，后来，先是嘴唇碰了过来。我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因为接吻时如果睁着眼睛，等于是在向对方宣传“我本情场老手”。不过，第一次接吻，女人没必要太过积极。我做出不太情愿的样子，同时微启朱唇。相宇接吻技术一流，不像民硕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臭哄哄的舌头就长驱直入；也不像成载哥那样，全盘照搬“接吻指南”之类小册子上的程序，一如“（1）顶开对方的嘴唇；（2）深入舌头；（3）经过几次回转后开始吮吸对方的舌头”的那种迟迟不见主题的教科书式接吻。相宇的嘴唇，怎么说呢，像浸了牛奶的海绵蛋糕，柔软又让人感到一股恰如其分的压力。只犹豫了一瞬间，我稍稍又张大一点嘴，以便让他的舌头可以更加自如地在里面回转舞动。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趁我一时意乱情迷

的当儿，相宇的手突然顺着裙子的底边伸了进来。居然越过胸部*，直入主题？！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呢。我不禁缩紧了双腿。看来有必要提高警惕了。“我不喜欢这样。”“热乎乎的很舒服，就这么放一会儿。”相宇在我耳边絮絮低语。立刻，大腿上涌过阵阵电流。不能再进一步了，不能！可是，相宇不但是首尔一流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还是个标准的帅哥。

“哎呀，我不喜欢这样，只能到此为止啊。”耳边呼来的气息渐渐变得急促起来。终于，在布拉德·皮特拔枪发射那一刹那，相宇的手也缓缓开始了上升运动，渐渐向内裤逼近。我的内裤！兢兢业业地陪伴我三年，数次在白铜锅里经历火烧水煮——我那污黄褪色的旧内裤啊！守住内裤，就等于守住全世界！

我倒吸了一口气，迅速把相宇的手打了回去。推开压在身上的男人，我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不能越线！”“为什

* 就像吃完开胃小菜后再吃主食一样自然。“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对于习惯互相比较的男人们来说，恋爱与疯狂坦克 (Fortress) 游戏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与自己关系尚处于模棱两可阶段的男人摸到了胸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当机立断、决然脱身，这是她的绝对信条。因为，许诺给男人胸部，就等于是许诺给男人超越“普通关系”的、可持续的亲密度。同样，许诺给男人胸部，就等于给男人一种“可以接近胯下部位”的默认。男人一旦征服了女人的胸部，一定会意犹未尽，进一步提出更露骨的要求。因此，对于“得陇望蜀”之类的成语，她总是铭记在心，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么不能?你不是也很享受吗?”难不成他觉察到内裤的潮湿了?心里大吃一惊,表面上却依然不动声色,我缓缓把头低下呈15度角。使出第一招杀手锏的时机,显然有些提前,这未免让人遗憾。但是,该守住的一定要守住。“今天不行。我们算今天才第二次见面啊。”一字一顿,每个字都略显犹豫地说出来,要给对方留下欲诉还休、模棱两可的余韵:不行,还不行,我们还不太熟悉对方。相宇马上为自己的性急道歉,并温柔地把手放到我肩上。这说明这家伙不但礼数一流,脑筋还转得相当快。我轻轻地把头倚到他臂弯处。

来到外面,时间已接近午夜十一点。无论是就此分离还是转移场地,这时间都相当尴尬。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约会——再次回想这一点,的确是仍需抑制欲望的时候。我故意以略带夸张地低头看手表:“天啊,糟糕!我‘宵禁’时间快到了。”

“你还有‘宵禁’时间啊?”“嗯,我家里比较严。”相宇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彬彬有礼地为我打开了后座门。我不由地叹了口气:不送到家门口,不代付打车费,居然不由分说就叫车!上车后,我偷偷瞄了一眼相宇的脸。他的表情相当满足,似乎正在为自己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而沾沾自喜。

没有车的男人真让人泄气!首先是不够体面。都大学三年级了,约会地点还只能定在“江南站纽约糕点店门口”、“狎鸥

亭洞麦当劳门前”之类的地方，真是丢脸！而且，约会后分手的时候呢？先坐地铁，再换乘区间巴士，“跋山涉水”地把女孩儿送到家门口；或者避开周围居民视线，在小区儿童游乐场的长椅上偷偷亲嘴——这些都是高中生们的恋爱把戏。没有车，就算他是医学院学生，分数也只能大打折扣。

难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吗？好像意犹未尽呢。车窗外，闪着桔色车灯的车流飞快地穿梭着。看来，真正完美无缺的男人是不存在的。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有些黯然神伤。开启之前关掉的手机电源，很快就传来“哗哗”的短信提示音。“干嘛呢？1004。”是民硕。这傻乎乎的民硕，在地方城市上大学，连接吻这类最基本的技能都笨手笨脚，我却和他交往几个月了。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他的跑车嘛。银色的车身，摇开车窗，车里传出的音乐声响彻整个小区。这样的车停在小区门口，只为迎接我的到来！从单元门口出来，我总会有意放慢脚步，尽量延长上车的时间。那种心情简直无以言表：是垂钓者觉察到鱼儿咬钩那一瞬的成就感？亦或是刁蛮任性的小公主轻松甩掉警卫，逃出深宫后直奔夜店的那种解放感？无论怎样，心情郁闷的时候，飞车疾驰在奥林匹克大路上，打开跑车顶棚，让发丝在夏夜的微风中尽情飞舞。每当这时，藏在凉鞋里的每根脚趾头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蠢蠢欲动呢。于是，我把原

本储存在手机里的短信调出来，直接发给了民硕：“到我家门口，现在。”

银色的“现代酷派”跑车驶出小区，沿着江边路飞速疾驰。如果没有汉江的夜景，这城市该是多么寥落。只有夜色降临，浅红色的路灯逐渐亮起来之后，首尔才获得重生。每当开车行驶于笼罩在夜色中的汉江两岸，总会有一种在陌生国度旅行的感觉。我像只波斯猫一样，懒洋洋地把屁股深埋在车座里，将自己彻底地交给了飞驰的汽车。车渐渐驶入汉南大桥下面的汉江岸边。刚才在僻静的道路上尽情狂踩油门的民硕放慢了速度，打开了车内音响的开关。缓缓响起的旋律，不是一贯震耳欲聋的劲歌舞曲，而是仓本裕基的钢琴曲。不知为何，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啊。我迅速调整好坐姿。

停车的位置，可以从最佳角度看到挺立在南山中间的凯悦(HYATT)大酒店*。凯悦，玻璃建筑中央的草书字体，在江这边也看得清清楚楚。简洁明快，透着干练之美。面向江面一

* 首尔格兰德凯悦大酒店(Grand Hyatt Seoul)，坐落在首尔南山中央的这个酒店建于何时，她不知道。可能是她出生之前，这个酒店就盛气凌人地挺立在这个可以一目了然地鸟瞰首尔全城的地方了吧？她只能这样猜测。酒店通身由落地玻璃构成，因此被称为琉璃之城。它也被年轻人选为最具好感的特级酒店。那里，她从未去过。

侧的众多玻璃窗中，似乎有一半是开着灯的，另一半则浸在黑暗里。从那窗口向外看，首尔的夜景是怎样的呢？我不由自主地轻叹了一口气。

江畔停车场里，车与车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每扇车窗上面，都氤氲着灰白的雾气。不用看，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车里面发生着怎样的事情。钢琴的旋律，犹如玻璃杯中流动的水一样清脆晶莹。除此之外，车内一片寂静。而我的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民硕也似乎有些尴尬，点了只烟叼在嘴里。我暧昧地用舌头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和女友们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也曾轻浅地吸上两口。但是，基本上在男人面前吸烟绝对是个忌讳。因为，表面上毫不在意、甚至还帮你点火的男人，很可能内心却最为保守。

迅速地吸完一支烟，民硕不由分说就袭击了我的嘴唇。他发挥自身特长，舌头向我的嘴里长驱直入，带来浓烈的尼古丁味道。出于礼貌，我及时回应着，但内心却在担心：这么吻下去，我整个脸要被泛着烟味的口水搞得一塌糊涂了！不知不觉中，那家伙的手先是摸索我露在无袖连衣裙外面的肩膀，后来就开始抚摸我的胸部。一点创意都没有的家伙！每次都是一个套路。我也像往常一样，轻轻地阻止了他。“别这样。你不是知道吗？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他根本不理睬我

的话，伸向连衣裙背部拉链的手执拗而有力，口中的话更让人哭笑不得。

“琉璃，我都快为你发疯了！我好像是太爱你了。”

男人们都是一样。只要一有机会，就绞尽脑汁地想怎么能和女人上床，就这点能耐！只要一猴急，就把“爱”当做秘密武器大放厥词。因为“爱”所以要亲嘴，因为“爱”所以要抚摸，因为“爱”所以要进入你身体……不能正大光明、为达到本人那厚颜无耻的要求时才拿出来的武器，这就是“爱”！为解决浑身的血都涌到胯下一点时的憋闷而产生的生理需要，到底和“爱”有什么关系？真是无法理解。这时，民硕已经把连衣裙的拉链拉开了一半。这不是闹着玩的！“你知道我等了好久吗？今天真的想要你！”他放低了副驾驶座位，压在我胸口的额头上渗着细细的汗珠。看来，今天晚上就不该把“爱我”的民硕叫出来。悔意如潮水般地涌上心头。

“现在还不行。”“都200天了！”“太快了！”“人家交往一天就做了。”“我看上去就那么随便吗？”“都说我爱你了！”

“我今天是危险期。”“射到外面！就一次。”“你能负责吗？”

“当然了！都说我爱你了！就一次，一次。”

民硕急不可耐地拉开裤子拉链，把“家伙”掏了出来。从短裤前开口伸出来的那物件，就像匹诺曹的鼻子一样，又长又

硬。我慢慢地垂下头，把那像法式长棍面包一样的物件一口含到了嘴里。口腔一下子被填满，隐隐有些尿骚味儿，下巴随之酸痛起来。民硕根本没能坚持多久就泄了。我迅速摇下车窗，把嘴里的东西“扑”地吐到窗外。刚来到世上、百分百由蛋白质构成的牛奶色液体，被甩落到汉江市民公园那黑漆漆、湿漉漉的草地上。

民硕不好意思地笑着，把我送到家门口后回去了。不管怎样，今天没有让任何人看到我的旧内裤。尽管不能滥用，但口交分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么看来，人生真是个很玄妙的东西。有时候，好像已经山穷水尽，但是只要有耐心，总能等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那一刻。只要你在最后关头打起精神，恢复理性，说不定还能找到隐藏在深林中的捷径呢。苦尽甘来！只要忍耐、等待、坚守，最终就一定能得到甜蜜的果实。一步一步，我缓缓走上黑漆漆的台阶。

宛若琉璃

睁开眼睛，一眼就看到天花板。原本象牙白色的花纹壁纸，由于日久褪色，到处是斑白灰暗的痕迹。清晨既清亮又让人忧伤。我再次闭上眼睛，把身体深埋到老旧的床垫里。每次

翻身，床垫都会发出弹簧摇动的声音。这床是为庆祝我升入中学而购置的。时光要追溯到刚搬到这里那年。因为终于成功跃过江南的“龙门”，进入了盘浦*，妈妈兴奋得不知所措。已建成超过15年的老楼房，她却似乎把它当成了凡尔赛宫，常常一整天都在东扫西擦。90平米的房子，使用面积却不过64.3平米，还分成了三个房间。因此，除了主卧室，所有地方都小得可怜，就是紧挨着主卧室的房间还勉强过得去。十三四岁，不正是女孩子立志要脱离父母管制、寻求自主独立的年龄吗？而我，却只能窝在玄关旁这小得仅能放进一张单人床和桌子的陋室里度过少女时光。而且，尽管现在已二十出头，我还是依然生活在这里。八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长到远郊家具批发市场买来的廉价床的弹簧发出日益刺耳的响声，长到粗陋的壁纸因褪色而变得愈加陈旧不堪。

* 瑞草区盘浦洞。分为旧盘浦和新盘浦，最远包括蚕院洞在内的地域，是首尔江南地区代表性住宅区，也是中产阶级聚集的地方。尤其是这里汇聚着以名牌大学升学率超高而闻名的“八学区”新兴名门高中，教育热火朝天。尽管房价和房租很贵，但几乎很少有房屋租赁买卖的消息，因为有很多人搬进来就再不走了，成为土生土长“盘浦人”。

因为面积不大，就如同地方小城市一样，哪怕是过几座桥就能遇到熟人。在盘浦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你才能说自己是真正地“产自江南文化圈”。

那么地呢，是的，生活在盘浦的确不坏。“你住哪儿？”——夜店或者联谊会上初次见面的男人，通常最先想知道的就是你的“产地”。“盘浦。”一般只要这样回答，基本就算搞定了。盘浦，的确是一个加里峰洞啊、奉天洞啊、水踰里之类地方无法比拟的名字。

星期天一起吃早餐，是这家人唯一保持至今的不成文规定。爸爸平时每天凌晨六点准时出门去上班，只有星期天才在家吃早饭。作为一家之长，一星期中至少有一天，可以与自己“抚养”的家族成员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对于爸爸的这个愿望，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也知道，为芝麻大点的小事与父母发生摩擦，是一件多么百害而无一益的事情。因此，每个星期天，我都会乖乖地主动坐到早餐桌前去。今天的早餐是辣白菜炖豆腐汤和炒干明太鱼，外加妈妈那夸张的唠叨和爸爸一贯的沉默。

“你们不要以为这些菜很简单，知道做这些得花多少功夫吗？最近白菜价格贵得简直快赶上金子啦。快点大口吃！你们也该知道，家里的饭有多好吃！外面卖的东西里面放了多少人工调料啊？”说是这么说，其实整日埋怨“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每天早起、顿顿还得做新饭”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玛丽，去给我拿点儿盐来。”拦腰斩断妈妈的唠叨，是爸爸的独门绝技。

“怎么了？淡啊？”

“.....”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乡下来的啊？看你这土里土气的口味就知道！最近谁还像你口那么重啊？”鄙视唾弃爸爸的出